

网络超高人气口碑之作《以身饲龙》

《鹿小姐》年度古装大戏，震撼来袭！

惊世才女与少年帝王的治愈成长史

●

YISHEN
SI
LONG

●

以身饲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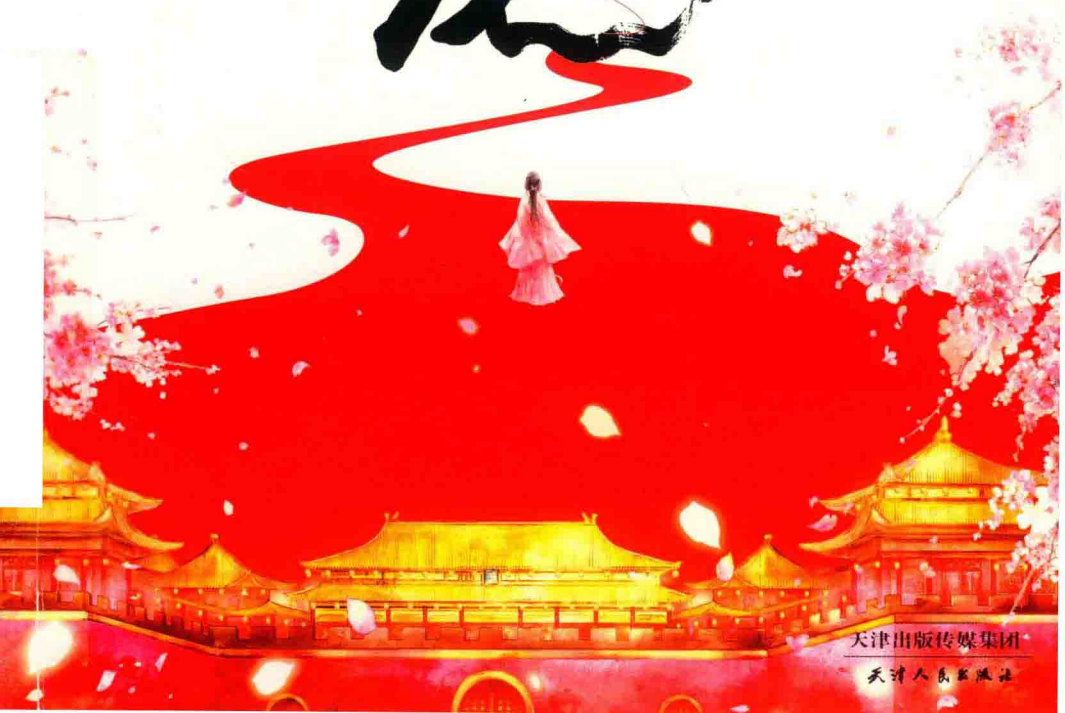


YISHEN
SILONG

葛巾 / 著

GEJING / WORKS

一桩宫廷秘事，第一次见面，她差点被他灭口。
一场孽缘纠葛，万万想不到，她将来以身饲龙。
不可告人的宫廷秘闻，危机四伏的莫测朝局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本书内容纯属虚构

以身饲龙

葛巾 / 著

YISHEN
SILONG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以身饲龙 / 葛巾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9.4

ISBN 978-7-201-14635-5

I. ①以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52811号

以身饲龙

YI SHEN SI LONG

葛巾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刘 庆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出 品 大周互娱
总 策 划 周 政
出版监制 曾筱佳
项目总监 猫懒懒
责任编辑 玮丽斯
特约编辑 月饼殿 周可爱
封面设计 小 鱼
版式设计 李映龙
封面绘制 花夕颜

制版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300千字
版次印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8.80元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) 23332469

本书出版权由大周 (贵安新区) 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。未经许可, 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举报电话: 0731-85184728



[鹿小姐书系]

| 目录 |

灭口

第一章 / 001

再见

第二章 / 006

深宫

第三章 / 020

逸侍

第四章 / 034

秦王

第五章 / 045

端午

第六章 / 060

赌博

第七章 / 073

拜师

第八章 / 086

母后

第九章 / 103

羽林

第十章 / 116

折桂

第十一章 / 124

神医

第十二章 / 137

目录

夜会

第十三章 / 145

借力

第十九章 / 230

表妹

第十四章 / 162

震动

第二十章 / 244

波澜

第十五章 / 175

赏花

第二十一章 / 258

微服

第十六章 / 187

婚变

第二十二章 / 273

巡视

第十七章 / 201

征战

第二十三章 / 285

路途

第十八章 / 217

夫人

第二十四章 / 300



CHAPTER 1

第一章

灭口

博山炉内香烟袅袅，月色如霜。屋内的地上凌乱地散着衣衫，明黄色的袍子上龙纹狰狞，黑白棋盘纹丝质的道袍上横卧着一把拂尘，拂尘上的银丝纷乱，披散在漆黑的地砖上。

赵朴真紧紧地蜷缩在供桌底下，身上那借来的小内侍服装已经沾满了灰，整个人抑制不住地瑟瑟发抖，但她用袖子紧紧捂住了嘴巴，逼着自己不发出一丝声音。

从供桌垂下来的桌围流苏间看出去，只能看见床榻边一双女子的赤足，其中一只踏在榻下的貂皮地垫上，脚趾纤细，肌肤细腻，分外莹白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榻上的男人忽然冷冷地问，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威胁和不悦。

一只手垂下来捡起了地上散乱的道袍，动作优雅，皓腕如霜，手指修长：“太子还在等我。”女子的声音冷淡，但有些嘶哑的嗓子表明刚刚发生过什么。

丝衣窸窣，整衣系带，双足套入了青色翘头丝履中，履头嵌着白玉千叶莲，月光下更是晶莹温润。

“朕已叫皇后带着诸皇子歇息了，你过来陪朕。”男子的声音里有一种威慑力。

女子站在原地没有动，许久以后才说道：“我明日就出宫往太清观清修，从此以后，请皇上善待太子。”声音里似乎带了一点儿坚持。

“朕自然会好好待他，我的好侄儿。朕若是不好好待他，东阳公主怕是头一个就不答应吧……”男子停了好久，才懒洋洋地说道，声音里满是嘲讽。

“你答应过我！”女子的声音冰冷而坚硬。

男子冷哼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

“李恭和，你发过誓的！”女人的声音里带了一丝凌厉。

男子久久不语，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一般。

许久以后，男子笑了一声：“你先逼着朕发誓，保住自己儿子的太子之位，再借着东阳公主之手，保你出宫到太清观清修。皇嫂，你这算盘打得倒是清楚，真不枉是崔阀之女，有名门风范。”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，男子已经是咬牙切齿了。

“崔氏为了权贵，早已弃你于不顾。你既没能替皇兄守贞，我很好奇，那你还在坚持什么，难道将来你到了九泉之下，还能有面目见我皇兄？”男子显然被女子激怒了，开始冷嘲热讽。

女子没说话，拾起地上的拂尘，然后理顺，许久以后才傲然地说了句：“他不会计较。夏虫不可语冰，你这样的人永远比不上他。”

男子沉默了一会儿，听到这样露骨的讽刺之言，他并没有发怒，反而软下了口气，带了一丝祈求：“皇嫂既然希望如此，朕就依你所愿。只是宫外清苦，朕一想到从此皇嫂要青灯黄卷、孤苦伶仃，心里着实不能相舍。皇嫂若是心意有所回转，只管让人与朕说，便是皇后之位……”

女子已迈步走了出去，毫不迟疑，似是完全不在意他的话。

男子最后的话落在空荡荡的禅室中。女子已经走了，男子沉默着，一个人在床上坐了好久，才自言自语道：“日久天长的，嫂嫂总能知道朕的心……”仿佛落寞得紧。他之前那点儿强势，不过是色厉内荏。

赵朴真躲在供桌内尽力蜷缩着自己的身体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觉得时间分外难熬。

她看到那男人站起来将散落在地上的袍子、靴子捡了起来，一件一件穿

上了，将门帘一挑，也走了。

屋里静悄悄的，再也没有声音。赵朴真又缩在供桌下一盏茶的工夫，才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。

一抬头，她就感觉到了九天雷落，轰得她三魂六魄都从天灵盖飞了出来，头发都根根竖了起来。

屋里竟然有人！

不知何时，一个年约十岁的少年静静地站在门口，他身上穿着华丽的龙纹锦袍，头上束着金冠。月光下，男孩的脸色灰败，整个人一动不动，犹如失了魂的人偶一般。

在这静夜里猝然看到这场景，真是十分骇人。赵朴真吓得往回一缩，却撞到了桌脚，发出了声响。那小男孩霍然转头，看到竟然从供桌下爬出来一个小内侍，瞳孔急速紧缩，脸上陡然出现了狠戾之色。

小男孩几步冲了过来，赵朴真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有一个念头“我命休矣”。那少年走过来，一把就将她扯了出来摔在地上，然后整个人压在她身上，一双冰冷的手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。

这是要灭口！

赵朴真睁大眼睛，嘴巴大张，发出了垂死的咔咔声。她剧烈挣扎，却被那少年牢牢地压制着。她挣扎着用双手去拍打那少年的手臂，却并不能撼动对方分毫。

在惨白、肃杀的月光下，两个孩子生死缠斗。虽然少年占据着优势，但身体也是在剧烈地颤抖。他双目睁大，牢牢地盯着手下那扭曲变形、稚气未脱的脸，荏弱、纤细得似乎随时要折断的脖子就在他的手指下挣扎。

赵朴真的眼睛一阵阵发黑，双手已经无力了，仍然揪着少年的袖子，做最后的努力。

“喵！”一只夜游的猫路过，仿佛也被这杀气震惊了，竖起毛倏然窜过，声音凄厉，静夜里听起来分外惊心。

掐着赵朴真脖子的手似乎被猫叫吓到了，忽然松了一下。一丝空气挤进了气管，赵朴真仿佛恢复了一些气力。她睁开眼睛，模糊的视线中能看到那少年脸上竟然有泪水，仿佛立刻要失去生命的人是他一样。

四目相对，少年的眼睛从开始的狠戾慢慢转成茫然，手指竟然渐渐松了。

求生意志让赵朴真继续掰那双手臂，这次她却掰开了。她飞快地挣脱桎梏，不管不顾地狠命一推，将少年推翻在地，然后头也不回、连滚带爬地冲出了道观。明明已是强弩之末，非凡的求生欲望让她拼尽了全力逃生。

死里逃生的赵朴真悄悄回到自家院子里，床上的顾姑姑还在酣眠，听到门响便嘟囔了一声：“起夜吗，小真儿？”

赵朴真的手还在发抖，解了半天都解不开身上小内侍的青袍，只是匆匆应道：“是啊。”一开口，她自己也吓了一跳。声音已经变得嘶哑，喉咙像火烧一样，疼得要命；冰冷得如同死神的双手仿佛还掐在她的脖子上，留下了令人战栗的触感。

她好不容易脱掉了袍子，急忙把袍子塞到了柜子里。

顾喜姑姑似乎清醒了些，问她：“你是不是肚子又饿了？再忍忍，天就亮了。”

赵朴真的眼一热，泪水滚落下来，含糊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宫里累，天不亮就要起来干活。她每天只能吃两餐，所以正在长身体的她永远都吃不饱，每天都被饥火烧得夜不能寐。有天，她发现在宫里湖边的道观里供着许多果子和糕点。夜里清静，上夜的小丫头往往不注意那禅房，偷偷拿一点儿果子和糕点吃不会被人发现。

谁知道她只偷吃了几次，今夜就出了事。

她钻进了被窝里，身子还在微微发抖。过度的恐惧让她根本无法入睡，只是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帐顶，脑子里还在不断地闪过今晚的见闻。

那个少年是谁？崔娘娘是要出宫，到道观清修为先帝祈福了？……那个少年要杀自己……少年是崔娘娘的亲生子——太子李知璧吗？

少年撞见了他的母亲和皇叔的奸情，以为自己也看见了，所以要杀自己灭口吗？

他还会继续找到自己杀了自己吗？

自己今晚是扮成小内侍，无名无姓的，他找不到的吧？

他不能大张旗鼓地找自己吧？

但是顾姑姑说过，主子想要惩罚一个下人太容易了。他们随便说个名头，比如说丢失了东西、打破了东西、偷了东西，甚至只要说是冲撞了主子，这都是可以随便杀死内侍宫女的。

他最后为什么放了自己？他又哭什么？

最后，被吓到的赵朴真疲累交加地进入了梦中，一个念头牢牢地嵌在了她的脑海里：绝对不要出现在任何皇子面前，一定要牢牢保住自己的小命。



CHAPTER 2

第二章

再见

五年后。

天阴沉沉的，雪花一片一片轻轻地飘在屋顶的琉璃瓦上，窗纸被风吹得瑟瑟抖动。远处隐隐传来弦乐声，应该是前边长乐殿的宴请开始了。

今夜是大年夜，热闹的鼓曲声穿过漆黑夜里的风雪，遥遥传来。

赵朴真手里拿着拂尘，然后用拂尘轻轻拂过书脊上的灰尘。屋子里分外安静，为防火灾，书库内的灯火受到严格控制。窗边一灯如豆，光影摇摇晃晃，书架沉默着投下了阴影。

忽然有个声音自她身后响起：“司书呢？”

专心致志的她吓了一跳，急忙转身，便看到了一个身着胭红圆领、团龙纹的皇子冬吉服，外边披着玄色貂皮大氅，漆黑的鬓毛上还凝着雪珠子的少年，她的心脏顿时紧缩成一团。

虽然当初她只是在混乱扭打中瞥过一眼那个少年，但在生死关头，那少年的面容还是牢牢地刻在她的脑海里，以至于虽然过去了五年，她仍然一眼就认出了他。

赵朴真的手几乎都要捏不住拂尘，背上已经起了一层白毛汗，却是咬着

牙低头，敛袖，施礼，极力掩饰袍袖里微微发抖的手：“奴婢见过殿下，今儿宫里大宴，内廷各处女官都应皇后娘娘的诏到前边帮忙了。内宫局颜尚宫说了，内藏院三库里只各留守一人。殿下是要看书吗？”

内藏院管着禁中三库，琳琅库藏金玉珍帛，涵古库藏异玩器物，赵朴真这库是琅嬛库，圣后当政时亲自题名，专藏书籍古画。这琅嬛库里头藏的书籍古画和御书房里的不同，大多是珍品、绝品，不予外借，大臣得到皇上口谕才能入内赏玩，又得皇上允许才能抄录。

当然，论理，内廷诸皇子倒是可入内藏书库研读赏玩，但这几年皇子们还小，又都各有功课，而且这内藏书库里都是些前代珍贵的藏书，大多是驳杂旁支，并不如御书房里的经义等书全面。因此赵朴真在这书库里小心翼翼地避了五年，才第一次碰上皇子，偏偏还是这么一个避无可避的局面。

今晚禁中国宴，前殿里皇上大宴群臣，后宫里宴请朝廷命妇，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煞神会来内藏书库？

他认得出自己吗？自己当年是内侍打扮，这又过了五年……

赵朴真低头去偷看那煞神。

皇子眉目不动，声音平淡：“前边的大宴还要许久，我有些乏，便到后头歇着，正好听说前天南边进了一卷难得的乐谱，便想来看看。”

没认出来。赵朴真的一颗心仿佛落回了原处，低头应道：“是，年前刚入了库，请殿下这边来浣手。”

御书房和内库里的书画都是贵重书画，避免毁损，在翻阅整理书画之前必须浣手擦干后方可触摸书画。

赵朴真到旁边提了暖壶，往银盆里注了半盆子水，然后端了雪白的纱帕立在一侧。

跟在少年皇子身后的小内侍上前伺候皇子就着银盆洗手，皇子上前就着银盆洗了手，然后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是这琅嬛库里当值的宫女？叫什么名字？跟着哪位姑姑当差的？平日里做什么差事？”

赵朴真递过干燥的纱帕，道：“奴婢赵朴真，是跟着书库里的司书顾喜姑当差的。平日里，奴婢就是帮着姑姑点收书画，再登记分放，整理书籍。”她说自己的名字时声音很小，语速很快，含糊着过去，却又特意多说一个名字，多说许多话，只希望这煞神赶紧忘了自己。

果然皇子不再追问，仿佛只是随口一问，然后自己到了窗前几下坐下

来，跟着皇子的内侍斟了热茶过来。

赵朴真转身走到一处架子下，从上头捧下来一个暗褐色香楠木函。她将木函打开，里头用明黄绸带系着三卷曲谱，曲谱边上坠着碧玉牙签。她手指灵巧地解开绸带，轻轻地将曲谱展开，放在皇子面前，然后挑亮了桌上的灯。

皇子李知珉低下头全神贯注地看曲谱，赵朴真看他脊背挺直，仪态十分优雅。从灯下看，他生得十分好看，微微蹙着的眉毛浓密，睫毛纤长，在清澈的眼睛下投下一片阴影，似有忧郁之感。若不是见过他那狼戾至极的一面，她一准以为他是一个优雅、宽容的主子。

他应该就是太子吧？如今禁中住着几个皇子，太子、秦王、晋王的年龄差不多，秦王最长，是今上在潜邸所生的；齐王最小，才十二岁，他肯定不是齐王。宫里到处有人说，太子雍容温柔、宽仁待下，又十分好学，但凡见过太子的人，没一个不夸奖的。

这几年，赵朴真也留意禁中的消息。

先帝和东阳公主都是圣后所出，两人十分友爱。先帝早逝，留下个遗腹子，因外边还有许多虎视眈眈的殿下，东阳公主便找了个庶皇子拥立为帝，仍封了先帝的遗腹子为太子，然后她连纵朝中内外把持朝政，只待太子长大成人，便要归政于圣后嫡出。

然而宫里暗地里有传言，说当今皇上虽然表面上待皇侄儿甚好，但必定是想将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。秦王、晋王、齐王都是今上的亲子，却早早在东阳公主的压力下分封为亲王。如今眼见着太子越长越大，这身份就越来越尴尬，虽然外有从前圣后的忠心臣子们支持他，内有其姑母东阳公主扶持他，但毕竟是在漩涡中央。

如今换了天子，虽然天子软弱，但也羽翼渐丰，在朝中有了一些拥趸。文臣们大多希望朝政平稳，因为有些忌惮东阳公主挟持着年幼的太子会更嚣张，所以反而有些支持如今的皇上，因此太子显然不见得好过。

赵朴真站着不动，一边在心里胡思乱想着，一边看着这煞神竟然一直静静地看着曲谱。跟着他的小内侍也十分安静，自打进了书库后一直一语不发，只是替主子把脱了的大氅抱在怀里，然后敛声屏气地肃立在角落里，这显然是受过严格的调教。

过了几盏茶的工夫，小内侍低声道：“殿下，大宴快要散了，您离席太

久怕皇上是要问的。”

皇子点了点头，将桌上的曲谱推开后站了起来，小内侍连忙替主子披上大氅，他拢了拢大氅，没有看赵朴真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赵朴真看着皇子的身影消失在雪花中，松了一口气。这大冷天的，她感觉背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浸湿，这会儿变得冷飕飕的。

长乐殿灯光明亮，远远就能听到喧嚣之声。

李知珉走进殿里，宫中常用的龙涎香与食物的香气、舞姬身上的香气混杂在一起，和着暖风轰然扑了过来，满满当当都是锦天绣地的俗世香火。殿上穿着轻薄舞裙的教坊舞姬撒开广袖在激烈的舞铃中急速旋转，满堂朱紫在光华明亮的殿堂中高声笑谈，殿中最高处的龙座上，一个着明黄色衣物、戴着高高冕旒的男子高踞其上。

这里聚集着这个盛世帝国里最高层的人，权力巅峰上的人，九天阊阖之上华美宫阙，万国衣冠云集拜服。

李知珉皱了皱眉头，按下心里那股厌恶之感，走了上去。

座上元徽帝李恭和笑道：“大郎去哪里了？”

李知珉站起来躬身回话：“适才儿臣有些喝多了，便到后头坐了坐，想起年前父皇说过豫南进献一曲谱，还是难得的南曲，儿臣便去琅嬛库看了下。”

李恭和微微点了点头，转头对自己身后的内侍道：“记着，等宴散了，叫人把那曲谱送到秦王府。”

李知珉起身谢赏，李恭和摆了摆手，笑道：“这却不说，只是适才太子和二郎、三郎都作了诗，你却是逃过了，这可不行，快快作来。”

李知珉作揖道：“父皇您是知道儿臣的，有太子殿下下的珠玉在前，儿臣万不敢献丑了。父皇且让儿臣藏藏拙。”

李恭和哈哈大笑，转头对一侧端坐着的皇太子李知璧笑道：“你看看，秦王一听作诗就慌了手脚，平日里你也要多教导教导他才是。”

李知璧忙起身笑道：“秦王过谦了，惭愧。”他的姿容甚美，修眉凤目，面如傅粉，酒后的面颊红润，显得额外温雅、腼腆。

晋王李知珂放了酒杯，低头和自己旁边坐着的齐王李知璞说了句什么。李知璞尚幼，听了哥哥的话只是笑了笑，什么都没说。

此时，李恭和带着笑看向李知璧，表情慈爱：“朕听太傅说，如今太子

的学问是越发长进了，转过年便可留意朝事，当差历练历练。你看你想去六部的哪个，和朕说了，朕也好安排，你也该替朕分分忧了。”

这话一出，宴上的大臣们纷纷交换眼色。李知璧明显也怔了，连忙作揖道：“皇叔父器重侄儿，侄儿感恩在心！只是侄儿的学业尚有许多不足之处，恐担不起偌大责任。”

李恭和道：“你是我李家子孙，有什么担不起这李家天下的。”他的声音里带了一丝傲然，又看了眼愈加不安的李知璧，温声安慰道，“慢慢学着便是了。”

话才说完，一个女官从内殿走出来，施礼后恭敬地道：“奉皇后娘娘钧命，将宴上命妇和各家闺秀所作诗的前三甲呈陛下御览。”

李恭和饶有兴致地接过那女官呈上来的诗稿，却不打开看，而是转头向席上的上官谦含笑：“朕不必看，就知道令千金必在前三甲。”

上官谦忙起身谦辞道：“小女拙笨，皇上与娘娘抬爱了。”

李恭和摇头笑道：“令爱若是拙笨，朕的公主更是如鱼眼珠一样了。”

上官谦十分不安，连忙告罪不敢。李恭和打开诗稿看了一会儿，又念了一轮，笑道：“果然不出朕所料，上官筠排第三，正是探花！来人啊，把这女眷那边宴上的诗拿下去给乐府命人唱了。”又赞叹道，“好诗！不过稚龄之年就能写出如此气象的诗，这字也写得遒劲有力，真不像稚童所书，果然有乃父之风，真乃京中明珠。”

本朝重文治，上京好风雅。自圣后起，科举加试诗赋，以诗取仕，广辟贤路。今上喜命群臣赋诗，重赏先成者，世家贵族都喜将文雅之士奉为上座。一时之间，善诗者得到了朝堂上无与伦比的实惠，全天下的读书人更器重这会写诗的人来。

上官谦出身河西世家大族，文采斐然，文章写得十分清艳、秀婉。今上十分欣赏他的才华，任他为殿阁大学士，时常命他起草诏谕、侍宴赋诗。因膝下只得一女，年近及笄，天资聪颖，他分外疼爱此女，亲自教养，女之早慧之名远扬，如今又得今上亲口赞许。虽然这其中未免有过誉之嫌，不过颂圣诗，虽好也是有限，但今上对上官家的优厚眷顾是十分明显了。

琴瑟鼓乐声响起，宴上群臣同欢，其乐融融。只是歌舞升平之下暗流涌动，帝王一发而动全局。虽然此王一向软弱，但这一夜不知有多少人家要揣摩圣心，体味太子入朝的意思；又有多少人要趋奉新贵上官家。利益相关者

蠢蠢欲动，伸出手搅弄这朝局。

李知珉看了端坐在席上、极力保持沉稳却已掩不住脸上喜色的上官谦一眼，而后垂下眼皮，心下思忖着：可叹上官筠一个稚龄少女，被推上这风口浪尖，从此生活在这才女的光环之下，也不知未来如何。

此时，他的脑海里却忽然掠过一个身影，双鬟绾绿，宫里统一制发的豆绿半旧袄裙，腰间红绡垂地，一双眸子碧清。两者是差不多的年龄，却是云泥之别。他皱了皱眉头，感觉酒意涌上来了。其实今日他总觉得那个小丫鬟有些眼熟，却一时想不起自己在哪里见过，不过她倒是安静的性子。他在宫里长大，这样年纪就能沉着安静的丫鬟不多。

散宴后，李知珉在宫里留宿，没有回府。他去年开府出宫，结果惹了点事儿，窦皇后十分不喜，就埋怨他出府太早。因他年纪尚幼，无人管束，窦皇后就常常留他在宫里住下，借机调教。但他不喜留在宫里，住在宫里总让他做噩梦。

这一夜虽然喝了酒，却没有让他睡得更沉，他依然做了噩梦……在惨白的月光下，他的父皇和崔娘娘滚在床上，父皇忽然抬头看向在窗外偷窥的他，然后露出了一个笑容。

他再次从噩梦中惊醒，默默转身看向窗外。窗外并没有月光，冬日夜长，离天明还久得很，但是他显然不可能再睡着了。那个像噩梦一样的夜晚又回到了他的脑海里，每一次他都希望那真的是场噩梦，可惜那一夜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历历在目、刻骨铭心。

他一夜夜、一次次地回到那个夜晚，或者是他被父皇发现，父皇拔了墙上的剑刺向他，或者是他被崔娘娘看见，崔娘娘手指紧紧扣着父皇光溜溜的脊背，面向着他露出一个诡异又带着杀气的笑容，又或者是他竭力想要灭小内侍的口，反而被小内侍紧紧掐住自己的喉咙……窒息和疼痛！那小内侍的眼睛黑白分明，犹如他第一次学习射猎时杀死的一只幼鹿，哀恸而清澈……

李知珉霍地坐了起来！

眼神！

那个眼神！

他的脑海中仿佛劈过一道闪电，洞然、雪亮！

今日琅嬛库里的那个小丫鬟！她在看到他的时候，眼睛里明明有一刹那的骇然，虽然她极快地低下了头。当时他心里一动，只归结于是自己突然出